



长城父子兵 (报告文学)

□韩莉 田恬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保定市涿源县烟煤洞乡唐子沟村支书李凤鸣，在长城保护员的表格上郑重写下自己姓名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守就是30年。

30年来，在上万个日日夜夜的相守中，李凤鸣迷上了长城。2015年，年过六旬的李凤鸣有点爬不动了，儿子李勇默默接过守护长城的接力棒。

两年前，受益于涿源县扶贫异地搬迁政策，唐子沟村的乡亲们纷纷搬进了县城的楼房里。唯有李勇逆向而行，默默留守在长城边上。天晴无雨，风雪无阻，一人一狗，走在漫漫山梁上，倚在巍巍长城怀里，转山，守城，爱得癫狂，爱得淋漓尽致。

(一)愿为长城痴

太行山深处的唐子沟村，一座名为“长城乌字号保护站”的带院两层小楼若隐若现在重重绿荫下。其身后不远便是一座威风凛凛的长城烽火台，爬过这段山路的李凤鸣父子不到十分钟便可到达那里。

院墙外的空地上堆满了一堆堆破石头烂瓦块，有几堆摞了一人多高，整的，半儿拉的城墙砖。走近细看，上边用粉笔写着郑家安、小黄岭、唐子沟，这都是几十年前被村民挪用盖房的长城砖，如今荒废在村落中的老屋里，如果不趁机清理出来，一旦复垦就会被填埋，再找不到了。

这两年来，乌字号的主人李勇除了一个月固定几天的巡山，其他时间起早贪黑都是在山上山下各个村子里搜集这些砖。204块了。每当想到这也就是丢失总数的不到十分之一，李勇都特别上火。

五月，李勇新接了一项任务，就是栽界碑。一根界碑大概60公斤，分到李勇这的任务大概有40多根，纯粹靠人扛上山，扛一根只补贴一百多块钱，附近的村民没人愿干这活，李勇一个人又忙不过来，只能把远在山西打工的两个叔叔叫回来帮忙。这活更上火，有一天为了多埋两根，李勇走得急眉瞪眼，一个没看着，一脚踩在一根被砍掉一半的尖荆棘上，鞋底扎透了，还扎进脚掌半寸多，满鞋都是血，疼得嗷嗷叫，一跳一翘地挪回家。

脚扎后第三天上午，雨后初晴，太阳格外大，李勇拎着装垃圾的编织袋，兜里揣着尺子，左脚侧面对着地，颠着往山上走，大狗熊宝绕在前后，一会儿舔他一下，似在心疼疼主人。

一个穿花上衣的胖大娘赶着一大群羊迎面走来。婶子，脚咋了？扎了。看着可不轻，疼吧？快扎透呼疼了，疼得不行。疼还非上山，有宝贝勾你魂啊？这疯癫孩子。

李勇对“疯癫”这词完全不以为意，笑眯眯地说：习惯了，他们都叫我疯子。

从前，李勇当过老师，到外地打工，钱挣得不少，生活不愁吃穿，他家也算全村数得着的富裕人家。直到2015年，李勇回到老家。我想家，更想咱这城楼子，连做梦都想。李勇从小跟着爸爸李凤鸣在城楼子上跑，爸爸带着镰刀，一边走一边砍柴火，李勇就跟妹妹捉迷藏。明知道藏城楼子里外，就是找不着，你说怪不？我爹

中国长城，穿山越岭，蜿蜒如龙。保定涿源县境内乌龙沟长城唐子沟段，满打满算也不过五六公里，高空俯瞰，就像长城巨龙身上一块微不足道的鳞片，而这块鳞片因为有一对父子的守护而格外温润光亮。三十多年如一日，乌龙沟长城唐子沟段保护员李凤鸣、李勇父子，便是那一方龙鳞的虔诚守护人。

当村干部，总有长城爱好者来了没地儿住，他就给领家来，我妈给蒸包子熬菜，我爹都是跟他们边唠嗑边喝酒，晚上就住我家土炕上。这几年，上了年纪的李凤鸣明显觉得爬不动了，巡山太吃力，可没人愿意干，天天发愁。李勇暗下决心：得回老家，接班！想法说出来后，老爹横了他一眼，说：你能不能接护城的班，得看看再说。

次日清晨，父子俩带着干粮和水出发了。一边走，李凤鸣一边指着点：为何别的地儿长城都是蓝墙，咱这是红的，这个楼子上头原来是有顶的，小时候这儿有块碑，后来被毁了，心疼。一路相伴，父子二人相处甚欢。老爸边走边喘，但聊起长城却如数家珍，李勇从来没有对老爸这么服气过。

到家时，天都黑了。刚进家门，李勇就撞倒了，却被李凤鸣薅起来，非让他说说从家往西南走了多少座城楼子，东北又有多少座，第54号台坏哪了。李勇一下蒙了，脑子一片空白。老爸一句话不说回屋睡了，第二天爬起来还是不说话，李勇怕给老爸憋病了，变着花样让儿子过去哄爷爷。末了，老爸终于嚷出来一句：不管干什么，你心里眼里得有它。不长脑子不走走心，接什么班？

从那以后，李勇真长心了，每次巡山都带着镰刀、尺子和各种工具，走哪，探索，到哪儿，总能发现新东西。这是石炮，这是瞭望筒，这是石臼，不但走心，李勇对长城日渐疯魔，坐哪看见个雕花都能发呆大半天，看个砖缝也能瞧上一两个钟头。那都是历史，我就想象当时建长城和打仗的各种场景，特别着迷。

那块珍贵的“乌字号”匾额就是李勇在探险过程中发现的。2015年冬天，他沿长城走出一条从未经过的小道时，山沟里一块外形规整的石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当时直觉就认为这一定是长城上的东西。李勇又挖又撬，终于把这个三四十公斤重的大家伙掀起来，把自己的羽绒服脱下来，将大石头紧紧包住，用俩袖子使劲勒在身上，背起来就走，大概挪了五六里地，贴身的薄毛衣都能拧出水来，终于把石头背到了山下的河边。

河水都结冰了，李勇跪在地上，用衣服蹭出水来擦那大石头，折腾半天终于出来字了。当时我还不认识那个“乌”字，号字也看不清，但是知道自己捡到宝了。早在2008年，长城圈里的大专家老普就写过一篇关于涿源长城的文章，说当地的“福”字、“白”字等长城或多或少都发现过匾额，唯独“乌字号”没有，他希望有缘人能够发现。

李勇给老普发过去照片，老普很兴奋，直接从外地赶过来看这个匾，文物部门的专家也来了。经过鉴定，认定这就是“乌字号”匾额，虽然残破不完整，但毕竟是个重大发现。

据记载，“乌字号”敌楼烽火台共有71座，按照每座标配一到两块匾额推算，“乌字号”长城应该有将近140块匾额。但迄今为止，除了李勇发现的这一块，其余匾额都下落不明。

这一发现让李勇来了精神，常常带着熊宝，唱着歌，一走就是一天。2017年，乡亲们受益扶贫异地搬迁政策搬进城里，李勇自动放弃了留下来。说好的守长城，搬得远远的，还怎么守？

李勇为了拉长城砖，借了人家一辆农用三轮车，上山的路弯弯转转，窄得很。那天傍晚，贪心的



他想多拉几块城砖，不成想路面坡度太大，一慌张，车把没握住，想跳车又怕摔下山崖，李勇只能闭着眼睛猛刹车，结果车头翘起车后屁股墩地上。多亏叔叔赶来帮着卸车，用撬杠撬平后他才从车上爬下来，傻坐地上半天动不了。

拨开头顶乱发，一个没完全好利落的伤口露出来。有一次搬城砖，天太热，我戴着个帽子，没看见门框，给撞得眼冒金星。从撞头、扎脚到翻车，李勇笑称这是“从坏到坏”。

守长城，别人都心疼他孤单，李勇自己不觉得。苦？自己喜欢的事，没什么可苦的。然而，李勇也曾经犹豫过，有时也会觉得憋屈，可是一爬到山顶，望着高低起伏的长城楼子，山风一吹头脑就又清醒了。

(二)父 子 传 守 城 人

李勇媳妇做事麻利，不大爱说话。

知道自己男人什么饭都不会做，留在长城根儿，饿肚子是常事，本想留下来陪他，无奈儿子这个暑假就要升初三了，正是学习的关键时期，只能跟着回了县城。

他在家弄这个，我觉得挺不划算，挣不着钱不说，弄得一家子跟着他受累。媳妇一脸愤怒地扫了男人一眼，说，这看长城的犟劲，随便俺爸。

是呢，李凤鸣的犟，是全村出了名的。他当了唐子沟村三十年村支书，有着自己的威望和稳重，但因为长城跟人打架时却像个毛头小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人没多少收入来源。靠山吃山，靠城吃城，掀起城砖抓蝎子、挖药材，或者在城楼子里放羊圈羊都是能讨巧的办法。李凤鸣是见一次嚷嚷一次，管得次数多了，人家难免有意见，你们家的啊，你管，就你显（摆）。这是宝贝，古迹，拆一块少一块，都拆你家去长城就变平地了！

李凤鸣自己也觉得奇怪，只要是给长城抹黑的事，他就得管，压不住火，跟没人干仗。他有一件特别后怕的事。

有一年在43号城楼，李凤鸣看见有俩人正在里面忙活着又挖又拆。当时李凤鸣就觉得血上头了，扑上去就跟他打。我个小，他们仨大个，因为理亏也没占着啥便宜。有俩人瞅空跑了，剩下一个让我按住了，我拦腰连抱带推把他往一个洞里撵，他手抓脚刨地挣扎，最后也给跑了。

李凤鸣气得坐地上喘粗气，实在没地撒火，捡起块半拉砖就扔进洞里了，没想到半天没听到动静，探头往里看看吓坏了。小并似的深洞，掉进去指定没命。他浑身冷汗，后怕不已。

从那以后李凤鸣变了路数，批评教育为主，再不能干这要命的瞎事。

1993年，有人半夜偷着从山上运下来城砖垒到院墙上，李凤鸣知道后天去说人家：你拆不拆，不

拆我就去告你。那家人被他弄得不胜其烦，拿黄泥把那砖糊起来，糊弄李凤鸣说已经拆了，送回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李凤鸣一直惦记着这几块砖，如今村子拆迁了，他终于让儿子去把这些砖拉回来，了却一块心病。

乡亲们说：他这人看着粗拉，心其实比针鼻儿还细。有个小伙子搬着半块城砖正往山下走，遇到巡山回来的父子二人。

你哪的呀？搬这砖干啥？就咱保定的，人都说长城砖镇宅辟邪，搬回去放家里。

你知道长城是干啥的不？修好了挡外敌的啊，这上头有多少战死的战士冤魂你知道不，你拿回去不怕啊？还镇宅呢！不如河里捡个大圆石头，光溜溜又好看又干净。

小伙子一下把砖头扔老远，说：不要了，不要了。老李嘿嘿笑，辟不辟邪都是心理作用，不做亏心事，才不怕鬼叫门，这砖拿不如不拿。

如今，虽然爬山路有点吃力了，老李依然不忘对儿子的工作定期抽查。哪有块砖，哪有个缺口，哪松动了，我心里明镜似的，我得看他把咱这城楼子守好了没有。走在山脊上，老李指着远方的城楼子，眼神有着看护自家老宅的亲热和柔软。沟上头城楼子左边那个角，原先给塌了，我天天看见，天天堵心，那会儿还年轻，有把子力气，我就把这一块那一块捡来的长城砖慢慢挪上去，有整的有半儿拉的，拼拼凑凑折腾了半个月，总算把那个角给补上了，跟老祖宗原装的没法比，起码是圆溜的了。那会我老父亲还在，骂我说人家都给自己家干活，我净干那没用的瞎活，有啥用？我说将来就有用，有大用。现在你看着人家都说咱做得对不对？

老李在正式把工作交给给儿子李勇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真想好了，这就是一辈子的事，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现在看来李勇做到了。

(三)谁是守望长城的英雄

如今，李勇守长城跟几十年来的老李的守，一样，也不一样。

一样的，是常规巡视一次也不能少；不一样的，是李勇感觉光靠守着和事后的亡羊补牢不行，要把工作做前头，多宣传、多普及爱护长城的知识。

李勇深以为豪的是自己院子西侧由两间房改建的长城陈列馆。一间是涿源长城展，主要用图片方式介绍涿源境内主要长城分布及制式等。另一间主要展出涿源抗战的历史。其中很多老照片都是各地的长城爱好者帮他找的，十分珍贵。

李勇在家门口树荫下摆了两块石头当凳子，还弄了个专门收废瓶子的大筐。我这儿属于咽喉要道，西南方向是崔家庄，东北方向是乌龙沟，你别管从哪来，往哪穿越，只要去爬长城，我这是必经之路，有人从这过，我就尽量拉人家唠个嗑，把人家拽到我的陈列馆里参观一下，把我知道的有关长城的

典故和知识给人讲讲。先对长城有了敬畏心和感情，谁还去胡写乱画，瞎糟蹋。我一般都嘱咐人家，上山喝完水的瓶子尽量给背下来，一个好几分钱呢，别把自己的大名往石头上刻，将来子孙们看见了解，那叫流芳百世，那是遗臭万年。

这爱说爱闹的开朗性格也让李勇有了很多狐朋驴友，有个游客跟他聊了大半天，过后给他发微信非得打红包，写着“你太不容易了，感谢你的坚守”。李勇回答道：我爱长城，你也爱长城，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又不是网红，还打赏啊，不收！玩笑归玩笑，类似的鼓励让李勇心里暖暖的。

长城乌字号保护站，让李勇颇感骄傲。这是2016年底，长城保护协会和一些长城爱好者为了让他维系生活帮忙给建的。因为地处大山深处，很少有专门的游客到这来，一般都是长城爱好者临时歇个脚。我知道他们这是想方设法帮我。现在还是亏损的状态，一旦盈利除了日常生活，我把钱都用在长城保护上。

也有好多人看上了他院里院外的宝贝，想出重金收购。

当年有个开发商找李氏父子，要每年给他们三五十万把长城根儿脚下的乌字号小院买下来建个度假村。父子俩说啥都不同意，又要砍树又要盖房，弄得乱七八糟，完全没有要保护长城的意思，说什么也不行。

说到长城保护的现状，李勇有些焦虑。乌龙沟长城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真的也已经是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家，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小心理照它，让它年龄更长一点。李勇掏出一个小小本本，上边清楚标记着52号、58号城楼已经成了危楼，马上就要塌，53号，要快点找东西把它顶起来。另外游客比较多，要贴个告示提醒大家，注意有些城楼的窗户和上边的牌匾已经松动了。

李勇骄傲的是，长城乌字号保护站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长城会客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长城保护者和爱好者经常在此聚会，2018年中国长城协会的会议也选在唐子沟村举行。李勇加入了很多长城保护微信群，有关长城的知识点太专业了，光靠自己琢磨不行，要多请教专家，多给自己充电。

李勇的微信名就叫唐子沟长城，他还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也经常拍摄照片。希望用各种新鲜的形式宣传长城，盼着越来越多的人对长城保护感兴趣。

李勇准备把村里拆迁后剩下的一些东西都收集起来，特别是跟长城有关的，迁进城的乡亲们，后代成了城里人，对于长城脚下故乡的印象会逐渐消失，我要建一个能让子孙后代寻根的地方。

作为李勇父子的老朋友，涿源县文保所所长安志敏几乎每个月都会到唐子沟来看他们。他对父子二人的保护工作充满赞许，却也满怀心疼，一个月一百块钱的工资，真的也就是个认可和安慰。

安志敏介绍，如今涿源共有21个像李家父子这样的长城保护员，个个尽职尽责。他说：这叫啥，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情吧。

我国北方长城沿线，长城保护员这个特殊群体不到4000人，却守卫着我国两万多公里长的历代长城。

2019年大年初一，天还黑着，李勇带着儿子和狗上了城楼子，把一副红红的对联贴在城楼子上。一面五星红旗从城楼的门洞里挂出来，儿子也分外高兴地吹响自己的小号。有风来，远方天际太阳渐渐升起，给一切蒙上一层壮丽的色彩，李勇扯着嗓子唱起来：太阳照，长城长，长城他雄风万古扬。每每讲起这一幕，李勇脸上涌现出骄傲和自豪，他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英雄。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田瑞夫摄

如何研好历史文

城市无论新老，都有自己的文化积淀。当然，古老都会、历史名城，城市文化积淀则更丰厚，而类似火车拉来的新兴城市、石家庄的近代文化积淀同样丰厚。在日新月异的建设中，留住历史文脉，充分展示历史文化牌的魅力，让昨日的积淀更好地服务于今天。

如果去浙江绍兴，东道主常邀客人到咸亨酒店用餐，在孔乙己塑像前留影，以鲁迅作品中描写过的茴香豆、梅干菜、绍兴老酒款待客人，使客人置身于名城、名店、名人、名著的氛围中。他们对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和利用得好，咸亨酒店成为当地最具经济效益的餐饮商业单位之一，也成为联络海内外文化友人的地方。当然，咸亨酒店只是其中一部分，鲁迅故居、周恩来祖居等一大批历史名人的故居，禹王陵、兰亭等历史文化遗址的挖掘和利用都很出色。还有港汉里一条条脚踏手摇的乌篷船，让人恍然又回到鲁迅的年代。

由绍兴挖掘利用历史文化遗址再说说河北省会石家庄。被海内外的河北客家人奉为祖先的赵伦就是石家庄人，赵伦先人墓就在石家庄市区赵陵铺。赵陵铺历史上归正定县，由于区划的变迁，今天已成城中村。两千多年前，赵伦奉秦始皇之命平定百越，统一岭南，后又受汉高祖册封，成为中华民族统一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广雅·释名》：“五羊城，就是为纪念赵伦把中原的牛车引入岭南。石家庄人原为广州出差或旅游，徜徉在五羊公园，与当地人士谈及自己与赵伦同庄同村，马上会引来很多敬重的目光。很多广东人知赵伦而不知赵伦与石家庄的历史渊源。如果能以赵伦牌为桥梁，为纽带，加强石家庄与广州在经济文化领域合作，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优势招商引资，则将发挥出巨大的正能量。赵氏宗亲供职于政经和科学文化的诸多领域，不乏成功人士，能以赵氏宗亲会为平台，引智引资，促进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将有积极意义。

当然，需要进一步打好历史文化牌的远不止赵伦。以河北全省而论，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8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96处，有承德、保定、正定、邯郸、山海关、蔚县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山海关、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大运河等都是世界级文化遗产，这些都是巨大的文化宝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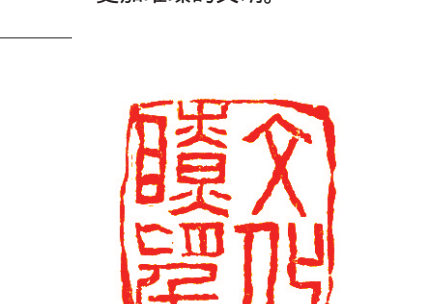
河北的历史文化资源极其丰厚，民间曲艺以及各种颇具地方色彩的手工艺项目，不可胜数。固安屈家营音乐会享誉国际音乐界，吴桥杂技艺术更是声震全球。此外，胜芳花灯、唐山皮影、晋州官伞、蔚县剪纸等众多民间文化艺术，都蕴含和滋养着燕赵人文精神，生生不息。

燕赵大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风光相映成趣，非遗和独特的物质文化遗产与大自然的馈赠有机结合，太行山风光，坝上草原红花、绿草、蓝天、黄金海岸黄沙、碧浪与骄阳，华北平原的独有风光，皆凸显了河北历史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将文化遗产与自然风光进一步整合、挖掘，对强化人们的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不可低估。

古老的河北大地，不仅有连绵的群山和广袤的平原，更有数不尽的历史珍宝，称得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曾经雄踞深山的古中山国和坐落在大平原上的赵王城、燕下都，近代才陆续现身的汉墓、瓷窑、古桥、古寺，叙述的是往昔的繁华和传奇，先人的创造和文明，这些靓丽的历史文化牌将化为河北大地上新的更加璀璨的文明。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



电邮 136@tom.com

hbrbwhzk@163.com

雄伟的乌龙沟长城

